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明清文学与文献考论

邓骏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明清文学与文献考论

邓骏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文学与文献考论 / 邓骏捷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12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7078 - 2

I . ①明… II . ①邓… III .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清时代 IV . ①I206. 2



文史哲研究丛刊

明清文学与文献考论

邓骏捷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 (1) 网址：www.guji.com.cn
- (2) E-mail：gujil@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灝輝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29,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978 - 7 - 5325 - 7078 - 2

1 · 2767 定价：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出版得到澳门基金会资助

序

董上德

如果套用当今论文写作的格式，要列出“关键词”，那么，骏捷的这部论文集有四个字眼会显得特别醒目：岳飞故事、澳门文献、稀见文本、明清文学。这四个“关键词”的“聚合”与骏捷的治学历程及治学个性密不可分。

犹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中，我在中山大学初次与骏捷见面。当时，曾扬华老师与我合招古代文学专业明清文学方向的研究生，骏捷从澳门前来面试。那时，他还是澳门大学将要毕业的应届生，也即将留在澳门大学任教。他回答问题，我们都很满意，面试顺利通过。于是，在骏捷的治学经历里，“明清文学”是他的第一个“关键词”。

那一次面试结束后，免不了闲聊，问他是否马上赶回澳门，他说要到中山大学东门对面马路的一家私营书店看看，我感到有点惊讶。那家书店不大，店面也不起眼，还在某座楼的二层，而远在澳门的骏捷居然知道它，还对它很有感情，说要到这样的书店去“帮衬”，就是支持它，不然，它会很困难的。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骏捷是一位十分爱书的人。后来，我们一起去香港逛书店，穿街过巷，上楼下楼，骏捷熟悉各家小书店，领着我去找各种各样的学术书；自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一起到广州的书店去访书。平时，在电话里，谈论的话题之一是最近得到什么好书，或者是最近买了什

么书却觉得读过之后始知上当,等等。而我感觉到,在访书的本领上,我并不如他。于是,某些平时很难得到的书籍,包括某些他所急需的珍稀文献,他每每会有办法弄到手,可以说,骏捷已经到了傅斯年先生当年所说的“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境界,故而,“珍稀文本”成了其学者生涯里的第二个“关键词”。

其实,骏捷不是一个喜欢“猎奇”的人,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藏书家,他也不以“珍稀”为自我炫耀的“资本”。他是读书家,是用书家。他有时是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才得到某些珍稀的文本。而且,他关注的珍稀文本,是有缘由的。他成长于濠江之畔,对澳门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均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对寓居澳门的先贤们的著作尤为着意,连带对与澳门相关的历史文献、对藏于澳门的各种典籍等,都用心搜寻、仔细研读,条分缕析,了然于胸。他除了到内地、香港、台湾及韩国等地访书外,更是经常去踏访澳门的各种藏书处,包括多家教堂的图书室,感受着这一片独特的热土是如何承载着悠久的中华文明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研究生活在澳门的历代先辈是如何将这两种文化嫁接、融合并形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本土文化的。弹丸之地的澳门,要解读起来可真是不容易,已经回归祖国的澳门,更加需要我们去认识她、理解她、研究她。骏捷在其治学经历中的第三个关键词自然就是“澳门文献”了。

骏捷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研究生,他很会将指导教师的学术背景结合起来思考,寻求自己的学术路向。曾扬华老师在明清文学研究方面很有造诣,尤其是其小说研究,卓然成家;而我是学习古代戏曲史出身的,对戏曲作品了解多一些。骏捷当年在考虑论文选题时结合自己多年兴趣与思考,选择“岳飞故事”作为研究对象,而这一研究对象恰好涉及小说、戏曲的交互关系,从宋元的瓦舍说书到元代的杂剧、明代的传奇,都有不少以“岳飞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以至于明末之后出现章回小说《说岳全传》,故而,

骏捷对于“岳飞故事”的形成、传播、流变以及多文体、多文本的故事形态做了认真的梳理；他以《说岳全传》为主要“标的物”，寻索其之所以能够集“岳飞故事”之大成的多种路径和原因，并完成了题为《岳飞故事演变研究》的硕士论文，答辩时获得极好的评价。骏捷毕业后，一直没有放弃对“岳飞故事”的研讨，尽管教务繁忙，还是写出了一批以“岳飞故事”为中心论题的论文，或补充其硕士论文之未备，或写出了自己新的发现、新的思考，自成一个论文系列，因而也成为受到学界瞩目的研究“岳飞故事”的专家。“岳飞故事”作为一个关键词，在骏捷的治学经历里所占的分量是不轻的。据我的观察，他也相当珍惜这个关键词。

骏捷的研究，有其较为深厚的文献功底与独到的学术眼光。他长期注重新史料，及时追踪新成果，适时而慎重地提出新见解，其论文题目往往是在多年高度关注之后才选定的，其文章以可靠的史料、缜密的论证见长，文采或许不够飞扬，而对学术的那份真诚却洋溢于字里行间。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澳门大学开会，骏捷在会务繁杂之余，抽空领着我于月色明亮之夜，来到濠江边上的一个小码头，清风袭来，抬头但见朗月疏星，远望则见灯火璀璨的庞大建筑群，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所在。我们聊着天，无边无际，当然，也会聊到学术。我时时感觉到，骏捷对学术的一份执著，还有一份“定力”，是很不一般的。值此新著问世之际，写上几段“家长里短”的话，表达我的祝贺，也寄望于骏捷在学术之路上一步一个脚印，稳健地走向远方。

2013年2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序.....	董上德	001
岳飞故事演变考论.....		001
稀见传奇《大造化》初探		
——兼谈岳家小将故事的衍生问题.....		038
岳飞戏佚作考.....		051
韩世忠梁红玉故事源流考略.....		081
论《水浒传》中的性格类绰号.....		100
《澳门记略》版本考.....		109
张汝霖《西阪草堂诗钞》中的澳门诗.....		162
寓澳名贤汪兆镛诗词探论.....		174
评澳门古典文学文献的整理.....		200
澳门中文古籍藏书概要.....		214
清人江德量过录何焯校宋本《说苑》考述.....		273
后记.....		284

岳飞故事演变考论

岳飞故事(包括小说、戏曲和曲艺)的创作始于南宋,明前中期持续发展,明末清初大盛。故事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以岳飞为中心,如讲述岳飞一生的《精忠记》、《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说岳全传》等,讲述岳飞某段人生经历的《夺秋魁》、《牛头山》等,理想化故事《如是观》等。(2)以岳飞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为中心,如讲述秦桧阴间报应的《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古今小说·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等,讲述岳家小将的《续精忠》等,关于韩世忠和梁红玉的《双烈记》、《麒麟罽》等。(3)岳飞以配角的形式出现,如《香囊记》、《西游补》、《后水浒传》等。本文通过考察和比较包括南宋至清代的各种岳飞故事作品,分析故事演变的三个阶段(宋元初期阶段、明代发展阶段、清代成熟阶段)的特点,从而总结作为英雄传奇小说典型之一的《说岳全传》的形成过程,为研究同类型长篇小说的演变理论提供一个参考个案。

一、宋元的岳飞故事

宋元时期的岳飞故事与一定的历史人物、事件相关联,包含虚构、夸张和想象的成分。这些特征说明了故事的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带有一定的民间传说色彩。

(一) 说书中的岳飞故事

在南宋后期临安瓦子中,已有“说话人”讲说岳飞故事,《梦粱录》(约成书于 1275 年)卷二〇《小说讲经史》云: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①

当时岳飞故事属“讲史书”一类,有《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张政烺先生谓《复华篇》实为廖莹中所编的《福华篇》,《中兴名将传》则与章颖的《南渡十将传》相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即其苗裔。^②对于此说学界尚有争论,^③不过可以肯定《复华篇》、《中兴名将传》都是宋金交战的故事,甚至是北方金人统治下抗金忠义军的故事。讲者“王六大夫”是著名艺人,真实姓名不可考,原先在宫廷讲说,因会编会说,甚得宋理宗赞许,由于技巧高超,所以收到“听者纷纷”的演出效果。“咸淳”为南宋度宗年号(1265—1274),上距岳飞遇害(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约有 120 多年,上距岳飞冤案平反

^① 吴自牧:《梦粱录》,见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第 306 页。

^② 张政烺:《讲史与咏史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0 本,(台北)维新书局,1971 年,第 604—605 页。

^③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1—62 页)、孙楷第《沧州集·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中华书局,1965 年,第 81 页)对于《复华篇》持与张政烺相同的看法,然而陈汝衡《说书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第 67—69 页)、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261 页)则不赞同这种意见。

(孝宗淳熙五年,1178)约有 80 多年,可见江南民众从来没有忘记岳飞这位抗金英雄。

其后,说书人所演说的岳飞故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醉翁谈录》卷首《舌耕叙引·小说引子》: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①

胡士莹认为“‘新话’是说有关本朝的事。其实,‘新话’并非一种专门的伎艺名词,它相当于今天称为‘现代书’、‘现代说唱’,以区别于旧话讲史”。^②“新话”和《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的“说铁骑儿”相信都是以民族战争中的英雄为主体的故事,这些“说话”的具体内容(“说国贼怀奸从佞”、“说忠臣负屈衔冤”)和所达到的效果(“遣愚夫等辈生嗔”、“铁心肠也须下泪”)完全可以归结为岳飞故事的内容和精神。

至于元代说书场上演说岳飞故事的记载,目前所知仅有一则,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在介绍了女艺人朱桂英的身世及其善记稗官小说后,云:

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良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耸(听);知其腹笥有文史,无烟花脂粉。^③

^① 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年,第 587—588 页。

^②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 117 页。

^③ 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 284 页。

从杨氏《岳鄂王歌·小序》可知“秦太师事”的大概，序曰：

予读飞传，冤其父子死，而阴报之事史不书，乃见于稗官之书。张巡之死，誓为厉鬼以杀贼，乌知飞死不为厉以杀桧乎？^①

据此，杨维桢所听到的“秦太师事”，很有可能和今本《说岳全传》第六十九回《打擂台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第七十二回《黑蛮龙三祭岳王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的情节相类。

(二) 小说戏曲中的岳飞故事

最早收录岳飞传说的文言小说集是《夷坚志》，涉及岳飞的共有八则，^②它们为岳飞故事的早期形态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其中以《辛中丞》、《猪精》（甲志，写作年代约为1143至1160年）最为重要。前者言岳飞梦中得知将有牢狱之灾，“辛中丞被旨推勘”，遂求见赴任湖南提刑的辛企李，以望日后下狱时辛能救护之；及后于大理狱时才知是“命新除御史中丞何伯寿铸治其事”，是“新中丞”而非“辛中丞”。后者言善相人说岳飞乃猪精托世，“建功立业，位至三公，然猪之为物，未有善终，必为人屠宰”。两则故事皆含有神秘色彩，又都与岳飞之死有关，可见最牵动人心的始终是岳飞的含冤惨死，故此或归咎人事或碍于天命。

至于通俗小说则有《宣和遗事》，涉及岳飞的只有极为简略的两段：

^① 杨维桢：《杨维桢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② 这八则故事分别是《辛中丞》、《猪精》、《九圣奇鬼》、《刑舜举》、《哮张二》、《王宣乐工》、《三公神》、《巴陵血光》，见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132、132—133、364—369、644—645、772—773、881—882、1098、1410—1411页。

金国中皆言张浚、刘锜、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数人皆名将，皆可中兴。

岳飞时为淮南统制，以所部兵邀击，兀术大败，兀术仅与数骑遁去。^①

《宣和遗事》对岳飞的记述只能说是按史实录，其中第一段称岳飞等人为“中兴名将”，和《梦粱录》提到的《中兴名将传》一致，相信当时有大量关于抗金将士的故事；而岳飞位列张浚、刘锜、韩世忠、刘光世之后，也和《醉翁谈录》中的“新话说张韩刘岳”相同。而第二段也只言岳飞是“淮南统制”，可以想见当时岳飞在抗金故事中所占的地位可能低于张、韩等人，岳飞地位的提升是元明两代小说戏曲大力渲染的结果，清代《说岳全传》则视岳飞为忠孝两全的典型。《宣和遗事》涉及岳飞的内容虽然极少，但对明代岳飞小说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明人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中第三则“宋钦宗倡议讲和”至第八则“宋康王泥马渡河”的大部分文字与本书“靖康之难”一段相同，^②在采用过程中虽做了增多于删的工作，不过沿袭之迹十分明显。^③

岳飞故事中最为人所熟知而又最大快人心的，莫过于“东窗事犯”。朱桂英“秦太师事”的底本已不可见，现在能够看到最早描述

^①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第111、141页。

^② 即自《宣和遗事》的《利集》“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师道及统制官姚平仲帅泾原、秦凤路兵勤王；熙河经略姚古，秦凤经略种师中，折彦质、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万”起，至《贞集》的“次日报京师有使命来，问之，乃武生秦仔赍蜡诏，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十二月壬戌，大元帅开府。是时宗泽自磁州至，王龄自潞州至，梁扬祖自信德府至，张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参见《新刊大宋宣和遗事》，第88—132页。

^③ 参见程毅中《简述明代前期的历史演义——读〈古本小说丛刊〉札记》，《书品》1995年第2期。由于《宣和遗事》的部分内容是转抄自《九朝编年备要》、《钱塘遗事》等书，故此《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与《九朝编年备要》、《钱塘遗事》等书的关系尚待细考。

这段情节的是元人杂剧《东窗事犯》。《录鬼簿》卷下“方今才人相知者，为之作传”中有金志甫（仁杰）一条，明代天一阁本著录“《东窗事犯》次本”，明代孟称舜刻本注“旦本”，清代曹棟亭刻本作“秦太师东窗事犯”。^① 钟嗣成与金仁杰是“交往二十年如一日”（小传）的知交，这一记载可信性极高。不过，明代有人提出金本《东窗事犯》是“小说”，郎瑛（1487—？）《七修类稿》卷二三“辩证类”《东窗事犯》条云：

予尝见元之平阳孔文仲有《东窗事犯乐府》，杭之金人杰有《东窗事犯》小说，庐陵张光弼有《蓑衣仙》诗；乐府小说，不能记忆矣，与今所传大略相似。^②

叶德均先生《小说琐谈·金仁杰东窗事犯非小说》力证其非：“肯定金仁杰的《东窗事犯》是杂剧，绝非小说。”^③可惜金本已佚，不论是杂剧或小说皆难以详论。

此外，《录鬼簿》卷上“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中有孔文卿一条，天一阁本作“《东窗事犯》二本 杨驹儿按 何宗立勾西山行者 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孟称舜刻本“杨驹儿按”作“杨驹儿做者”，曹棟亭刻本作“地藏王证东窗事犯”，贾仲明的吊词又提到“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④ 《元刊杂剧三十种》有《大都新刊关目的本东窗事犯》，题目：“岳枢密为宋国除患 秦太师暗结勾反谏”，正

^① 钟嗣成、贾仲明撰，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巴蜀书社，1996年，第124—125页。

^② 郎瑛：《七修类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清人褚人获《坚瓠甲集》（写作年份约为1691—1703年）卷四《东窗事犯》条亦引此说，见谭正璧编《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90—191页。

^③ 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第602页。严敦易亦持相同的观点，见氏著《元剧斟疑》，中华书局，1960年，第500页。

^④ 钟嗣成、贾仲明撰，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第93—94页。

名：“何宗立勾西山行者 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由于正名与天一阁本所记相同，学者大都认为元刊本为孔文卿作；^①至于“杨驹儿按（或“接”）”，王季思先生认为是杨驹儿的演出本。^②“东窗事犯”不见于宋元史书，岳珂《桯史》卷一二《秦桧死报》也没有相关的情节，据杨维桢的记载可知宋元时有关故事已经广为流传，明清以来各类文献所载甚多，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四《佞幸盘荒》、《朝野遗记》，以及《迪吉录》、《江湖杂记》等，^③细节有许多变化。

孔文卿《东窗事犯》是按“西湖旧本”编写的，相信与当时流行的民间传说关系密切。今本已经十分成熟，具有强大的震撼力，把岳飞塑造成一个正气磅礴、忠孝两全、壮志难酬、负屈含冤的英雄形象。第一折，在大理寺申辩时，岳飞以整套唱词抒发满腔怨愤，悲壮动人：

〔那咤令〕恁寻思试想，向杀场战场；恁寻思试想，俺安邦定邦；恁寻思试想，立朝纲纪纲。我不合扶持的帝业兴，我不合保护的山河壮，我不合整顿的地老天荒。

〔赚煞〕下我在十恶死囚牢，再不坐九顶莲花帐。子我这谋反事如何肯当！我死呵，做个负屈衔冤忠孝鬼！见有侵境界小国偏邦，秦桧结勾起刀枪。陛下，则怕你坐不久龙床！俺死呵落得个盖世界居民众众讲，岳飞子父每不合舍性命，生并的南伏北降，出气力西除东荡！杀了岳飞、岳云、张宪三人，陛

^① 各种《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整理本于《东窗事犯》皆署名为孔文卿，参见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第289页；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第530页；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82页；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30页。

^② 王季思：《新校录鬼簿正续编序》，见钟嗣成、贾仲明撰，浦汉明校《新校录鬼簿正续编》，第2页。

^③ 详参罗锦堂《元杂剧本事考》，（台北）顺先出版公司，1976年，第245—248页。

下！你便似砍折条擎天驾海紫金梁！^①

又第三折，岳飞托梦宋高宗，斥奸骂佞，苍凉悲愤：

〔紫花儿序〕三魂儿潇潇洒洒，七魄儿怨怨哀哀，一灵儿荡荡悠悠。俺不是降灾邪祟，俺是出力公侯。你问缘由，我对圣主明言刷骨仇雠。俺说的并无虚谬，谢上圣将这屈死冤魂，放入这凤阁龙楼。

〔络丝娘〕臣舍性命出气力请粗粮将边庭镇守，秦桧没功劳请俸禄干吃了堂食御酒。他待将咱宋室江山一笔勾，好金帛和大金家结勾。

〔收尾〕忠臣难出贼臣彀，陛下宣的文武公卿讲究：用刀斧将秦桧市曹中诛，唤俺这屈死冤魂奠盏酒。

剧中岳飞既有对含冤被诬的愤怒抗争，又有对皇帝不辨忠奸的控诉，更有对奸臣的切齿痛骂，比起后来只强调“为全忠孝”的作品丰满得多。为了表达对秦桧的痛恨，本剧吸收了民间传说的养分，创作出第二折“疯僧扫秦”和第四折“何宗立诉说秦桧阴司受刑”，虽然借助于宗教迷信，却充分表现出人民的爱憎感情，故此在舞台上历演不衰。

二、明代的岳飞故事

明代岳飞故事进入持续发展阶段，涌现了大批作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标举纪实”和“走向虚构”。这种“虚实分

^① 此据《元刊杂剧三十种》，另参校《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下同。

流”的创作走向,是在明人关于小说“虚实”理论探讨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标举纪实”的作品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系列小说、《精忠旗》传奇等;“走向虚构”的作品则有《宋大将岳飞精忠》、《岳飞破虏东窗记》、《精忠记》、《续东窗事犯传》,以及其它戏曲和说书作品等,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标举纪实”的作品。而且“标举纪实”的作家也免不了受到传说影响,加入一些虚构的情节,因为他们对部分传说深信不疑,故此纯粹“纪实”的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明代岳飞故事中的虚构性作品对后来的岳飞故事影响很大,清代英雄传奇式作品便是在这些虚构性作品之上发展起来的,说明岳飞故事和其它题材的小说、戏曲的演变大体一致:由依傍史实到走向虚构情节,反映了小说、戏曲的内在文体特性。

(一) 走向虚构的作品

元明之际的《宋大将岳飞精忠》^①摆脱史书羁绊,大胆虚构情节,描写亦极为夸张(如第二折写岳云一下便击败兀术前部四十万大军),可谓开虚构性作品的先河。这说明在岳飞故事的演变过程中,戏曲比小说更早走向虚构。岳飞在剧中为正末主角,但官职不高,秦桧斥他为“军中一名小将”;李纲却令“岳将军为帅,领兵十万”,以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三军为辅,刘光世更对岳飞说:“元帅今日会兵在此,专听号令,共击大金,凭着俺众将英雄,量那金兵何足道哉。”由此可见,岳飞在战事上是领导三人的,反映了对岳飞的定位正处于转折点:一方面继承宋元说话的传统(“新话说张、韩、刘、岳”),又开启明清两代小说戏曲突出和拔高岳飞地位的处理。

^① 王季烈辑:《孤本元明杂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年。